

◆史海钩沉

寻找御书“烟雨奇观，江山一览”

易立军

南宋理宗赵昀登基前被封为邵州防御使，曾到邵州巡阅。当时六岭景色怡人，赵大人心花怒放，挥毫泼墨，留下了“烟雨奇观，江山一览”的墨宝。

往事已近900年，墨宝早已不存，现在就连皇帝题匾一事，也是扑朔迷离。此事是子虚乌有，还是实有其事，很有追究一番的必要。

近些年，笔者关注宝庆地方文化，身边备有隆庆《宝庆府志》、康熙《宝庆府志》、道光《宝庆府志》、乾隆《邵阳县志》、光绪《邵阳县志》《邵阳县乡土志》。将这些书翻了个底朝天，均不见“烟雨奇观，江山一览”的蛛丝马迹，难道这真的是后人的向壁虚构？

我网上查询，大家都只引用，没有一篇文章交待此墨宝的出处，并且文章都是近年的。我问过邵阳市的文史专家尹敬中先生、陈建湘前辈、邹宗德先生，均说没有看到过古代的

记载。

难道此事就成了一桩悬案，我不甘心，继续查寻，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注了册，开通线上阅读。工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有所发现，我欣喜若狂。嘉庆《邵阳县志》卷六“古迹”：“六亭，在南城内，迤迤为山者六……宋人作《镇边楼》囊括其胜，提举毛宪记理宗为防御使时复各建亭（编者按：复各建亭，似当为复建各亭），其上有御书‘烟雨奇观，江山一览’八字。”

清朝嘉庆时期已有记载，那么康乾时期可能也会有记载。再杀回马枪，康熙《宝庆府志》卷二十八有“艺文”，“艺文”一类中有“御书”，我以为这回是坛子里摸乌龟——十拿九稳，结果却令我沮丧，该书缺了二十七卷、二十八卷，而要找的内容恰好在缺卷中，难怪我原来没找到。我花费260元买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康熙《宝庆府志》竟然是个残本，

气得我七窍来血。

国家图书馆线上阅读没有康熙《邵阳县志》的半点影子，此书全帙仅见藏日本内阁文库，看来还得等待时机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得知地方文化研究专家蔡佐军先生购有《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》，其中有康熙《邵阳县志》，我下决心前去探宝。康熙时期，邵阳训导刘应祁先后参与《宝庆府志》《邵阳县志》的纂修，相关内容理应保持一致。康熙《邵阳县志》卷十三上有“御书”，赫然记载着：“宋理宗皇帝书赐邵州六亭山：烟雨奇观，江山一览。”这应是康熙《宝庆府志》卷二十八缺失的部分内容。

清朝中期的县志、府志均有宋理宗“烟雨奇观，江山一览”的记载，说明其来有自，古之人不余欺也。

（易立军，隆回人，中国屈原学会会员，邵阳市作协会员）



古城秋色

刘玉松

摄

◆六岭杂谈

这个隔代家庭教育好

伍想德

10月15日下午，全市隔代家庭教育活动在城步红旗小学启动，市关工委主任李晓红对如何抓好隔代教育进行了宣讲，并参观了红旗小学。这个学校有4000多名师生，一走进学校就看到一栋栋带有民族建筑风格的教学楼，还有现代气派的大体育场。师生们着整齐统一的校服列队欢迎我们，领着我们走进宽敞的电教展览室，共同视听了《红军在城步》的系列故事。

这些故事都是由城步的隔代家长们收集、整理、编辑和讲解的，他们是县里退休的老领导们。他们认真查阅参考相关材料，重走长征路，深入多地，广泛征集红军长征史料。综汇过去的研究成果，系统地编辑《红军在城步》，并且制作视频。红军长征三过城步，发生过横水界、莲花桥、堡上、九打界等重要战事，开展了政治宣传工作、打击土豪劣绅、执行民族政策等重大活动。红军长征过城步的历史得到了很好的开发与利用：修建了老山界纪念碑与“红军路”，修复了莲花桥与红军烈士墓，修建了“红军长征烈士纪念碑”和红军纪念亭等。《红军在城步》历史与现实结合，图像与文字并茂，内容全面系统，深受苗乡人民喜爱。

特别是红军在城步的23个故事，深深吸引着每个小朋友。“毛主席苗山播火种”“朱总

司令在瑶寨苗乡”，几乎家喻户晓。

1934年12月初，红一方面军到达城步，驻扎在茶园寨，寨旁有口半月形的养鱼塘，毛主席就住在鱼塘边的吊脚楼上。苗族兄弟姐妹们兴高采烈地在捕鱼。警卫员小陈想去买条鱼给毛主席改善生活，毛主席说：“花钱买也不行！你们知道吗？苗族山区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，鱼塘很少。这里的鱼是山珍，也是海味，稀奇得很。苗族同胞一年到头都难吃上一次。”“不要为我去搞鱼吃，有萝卜就吃萝卜。”这时外面敲锣打鼓放着鞭炮，一位白发银须的苗族老阿公带领着苗族同胞来到毛主席的住处。四个苗家壮汉抬着一口大鼎式的铁水缸，里面放着几条活金丝鲤鱼。老阿公说这是用山泉水养着的活鲤鱼，表示鱼水情长，世代不忘，一定要毛主席收下。

毛主席充满激情地说感激苗族同胞的支持，红军是工农子弟兵，是打富济贫的，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。老阿公说：“不收，按照苗家的规矩反正这些鱼也不能再带回家里去了。”毛主席说：“你们不拿回去也可以，我们就把铁缸里的水倒进池塘去，把鲤鱼放回池塘里。”接着毛主席说：“群众好比深塘水，红军就好比金丝鲤，军和民的关系正像鱼和水的

关系一样嘛。军爱民，民拥军，才真正是老阿公刚才讲过的‘鱼水情长，世代不忘’哟！”

“一条珍藏了七十二年的红军棉裤”，也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，这条棉裤珍藏在长安营镇长坪村周旺华家。当年红军长征过南山，周旺华的爷爷周世忠见红军战士饥饿困乏，便拿出过冬的粮食芭谷和红薯煮给他们吃，红军便回赠了一条棉裤。周世忠用红绸包好放在箱底作为传家宝，传到周旺华手上已是第三代了。

还有“一张欠条”的故事，感动了一代代城步人。1934年12月9日，红九军团警卫连住在南山板栗坪张明勇大伯家，借了张明勇的玉米、山羊、辣椒、蔬菜吃了，钱全部拿出还不能付足，连指导员就用土纸写了一张欠条：“我们经过南山，已身无半文，借了张明勇大伯的山羊二只，玉米二百斤，待革命胜利后，请当地政府照数归还。”署名是“中国工农红军九军团警卫连指导员李湘南”，日期是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”。借条写好后，还加盖了红色印章，并嘱咐张大伯一定要把欠条收藏好。这充分表现了红军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严守“三大纪律”的自觉性。

还有“龙奶奶救护小红军”“吴光耀三背红军”等故事，都被隔代家长们讲得溜熟。《红军在城步》走进了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心中，成为隔代家长的政治教材，他们带着录制的光盘走进各个学校，不断向青少年播撒“长征精神”，传承红色基因。

（伍想德，原邵阳市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）

（上接1版①）

打造“一村一品牌”。北塔区在全区5个乡（街道）选定10个村（社区）率先开展试点工作，针对各村（社区）的不同特点，坚持“一个试点一张图，一个社区一方案”，放大优势、补齐短板，着力打造各地的“独家品牌”。田江街道田江村发挥16名党员的力量，打造老邓、老何、老禹三个“品牌调解室”，调解村民间的土地、经济、信访等矛盾纠纷，协助村“两委”做到“矛盾不出村，问题不过夜”；状元街道槐树社区组建科技兴农协会、环境治理协会等15个居民自治团体，开启居民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、自我监督的治理之路；陈家桥乡李子塘村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队等群众监督组织，让该村的一切项目建设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……随着“三治融合”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，该区涌现出一批以小支点撬动大格局的典型村（社区），形成“一村一品牌”。

催化自治活力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，重点在基层，基础在群众。北塔区注重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，让

群众在社会治理工作中唱主角，健全以群众自治为主体、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村（社区）治理体系。为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，该区各村（社区）在推进“三治融合”中使用重大事务决策“四议两公开”的工作方法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，及时打消群众疑虑。引导群众成立村民议事会、群众监督委员会、红白喜事理事会、矛盾调解协会、义务巡逻队等群众自治组织，形成“大事一起干，好坏大家判，事事有人管”的自治局面，推动村（社区）治理由“一元管理”向“多元治理”发展。同时，开展“十大孝星”“最美庭院”“文明家庭”等评选活动，对在自治工作中能够积极发挥正面作用的群众，适当给予精神上、物质上的鼓励，形成良好的激励作用。

当前，“三治融合”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已在北塔区全面铺开，全区5个乡街道、41个区属责任部门、41个村（社区），唱响了“三治融合”“大合唱”，不断加强和改进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方法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，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。

（上接1版②）24个乡镇（街道、管理区）成立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专班，主要协调人社、扶贫两部门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数据互认，统一管理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信息，做好各种数据对接及“点对点”输送工作，推动就业扶贫服务和政策落实落地。

该县严格落实跨区域转移就业交通补贴、自主创业补贴、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、就业扶贫车间补贴、以工代训补贴、就业创业服务补贴、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，落实职业技能培训，帮助贫困劳动力实现

（上接1版③）

开展文艺培训下乡。今年来，该局组织县文化馆和文化志愿者挖掘本地传统优秀文化，自主编导了11个文艺节目，依次在5个集中镇进行免费培训，助力乡村振兴。同时，积极开展送书下乡。自5月

稳定就业。同时，通过综合开发保洁保绿、治安协管、人社协理、河道清理、道路维护、山林防护、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看护等扶贫公益性岗位，重点安置家庭特别困难的贫困劳动力就业，让贫困人口通过劳动获得报酬。

截至目前，洞口县已就业贫困劳动力为41857人，占当地贫困劳动力总量86%；97%的已就业贫困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；超过99%的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未脱贫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。

以来，组织县图书馆精心挑选科技、养殖、种植、生活保健和少儿类书籍6760册，深入各乡镇开展送书进农村活动。今年，通过村级农家书屋免费开放平台，全县共接待村民读者达6万多人次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。

◆岁月回眸

忆外婆

袁学龙

绥宁县城像一颗小小的珍珠镶嵌在绿海中。这里四面环山，是一方盛满巫傩文化的神秘土地。巫水从县城穿过，拐一个弯便匆匆流去……其间5桥飞架，尤以风雨桥醒目。一到晚上，灯火辉煌，飞檐翘角，笙歌四起，如雨溅落，桥畔水里，泛起粼粼波光。

世事沧桑，县城在嬗变，人亦如此，一年一个样。但我仍然记得当年在绥宁一中复读备战高考时的紧张情景，仍然记得在县城开米粉店时的忙碌画面，仍然记得在《绥宁报》当编辑记者时的快乐时光。逝者如斯夫，我在县城学习、经商、工作，进进出出好几个回合，仍然没能在县城落脚。后来在温州近十年打拼之后，我又回到县城工作，编书、采访、置房、定居……构成了我人生一个精彩片段。可以说，县城是我成长的摇篮。然而，对于外婆来说，县城却是她一生的痛。

我的外婆叫向南桂，一名命运多舛的女人，她不是我的亲外婆。外婆最先嫁在一个偏远的地方，与丈夫生活好多年一直没有生养，在她四十多岁的时候离婚了。那时我亲外婆病故，经人介绍，外公娶了这位可怜的外婆。

当时，我妈还只有八岁。一进门，外婆便把她视为己出，伴她一路成长，所以外婆和我妈的感情至深。在我的心里，她就是我的亲外婆。

我四岁那年，外公得了一场大病。舅舅和父亲把竹椅扎在两根竹竿上，然后抬着躺在竹椅里的外公上县城治病。母亲牵着我的小手跑着把外公他们送到村道口，忧伤地注目远送。

我听到竹椅与竹竿摩擦时发出的“吱呀、吱呀”声在风中有节奏地响着，看到外婆腋下夹着一把破旧的雨伞，肩上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，心事重重地跟在舅舅和父亲的后面一路小跑……这一幕，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，至今也抹不去。

县城的医院并没有把外公从死神的手中夺回来。外公在县城住院不到一个星期便去世了，外婆哭得撕心裂肺。为了把外公运回去，父亲到在县城某单位工作的一位堂爷爷那里借了一辆板车，把死去的外公装上车，然后深一脚浅一脚，拉着外公往60多公里远的老家赶。外婆跟在板车后面，一路不停地哭、一路不停地喊，但始终没能把外公唤醒。板车拉到距家5公里左右时，大队的拖拉机赶来了，外公的遗体才顺顺当地运回了家。

后来外婆改嫁给村小的一名民办教师。他对外婆特别好，夫妻恩爱情深，应该说外婆后半辈子找到了依靠，有了好的归宿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！1978年暑假，他到县城参加县教育局举办的会议，半夜在县招待所突发疾病不幸病故。闻此噩耗，外婆痛不欲生，盘在脑后的髻子一夜白如霜雪。外婆病倒了，家人要送她到县城治疗，她断然拒绝：“我永远不再到县城去！”

如今，外婆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，每当我看到风雨桥上那些唱山歌的老人，我就会想起我的外婆。如果她还健在，我就想把她老人家接到县城来住一住，看一看巫水河畔美丽的夜景。可是这一切只能是假设，即使她仍然健在，她也不可能到县城来，因为县城有她两处深深的痛。也正因如此，我为我的境遇而感到欣慰无比，同时也为我外婆的不幸遭际而感到十分惋惜！

（袁学龙，绥宁县广播电视台记者）